



父爱如树

□葛亚夫

没有树的院落,就像没有父亲的家,空荡荡的。我发现时,春天已到了。

那些树,是父亲种的,就像我和姐姐,有着各自葳蕤的时光。姐姐结婚生子,我也在城市安家,如同那些树,我们终要长到分枝的年纪。现在,父亲卖掉它们,手刃了那段时光。他把钱全都交给我,刚好够在城里买一间卧室。

在父亲面前,我总像个孩子般没用。而父亲总有他的办法,哪怕面对我天文数字般的房贷,他眼也不眨一下,淡淡地对我说:你工作你的,我想办法。

卖掉树,父亲去打工了,这是他全部的办法。他明白,那块地能养活全家,却补贴不了我的城市生活。

父亲走了,我回家收拾“残局”。树枝散落一地,乍绿还黄,像不小心打碎的时光。枝丫上,芽叶迈着整齐的步伐,正饱满地跑向春天。我把它们捡起,码齐,放好,就像收集弥足珍贵的往事。

树是被齐根锯断的,硕大的伤口,像父亲的嘴,在喊我。我什么都听不见,但从清晰的年轮里,我能读出似水流年。枣树清瘦,是父亲给我种的,我嘴馋;桃树细腻,是父亲给母亲种的,母亲身体不好,桃树辟邪;槐树匀称,是父亲给姐种的,姐喜欢吃槐花……哪一棵是父亲种给自己的呢?我仔细辨认,这些让他疼痛不已的树,竟没一棵是他种给自己的。

扒完树根,坐在空寂的院落里,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。

我拨通父亲的电话,问父亲:习惯吗?父亲不屑地说:有啥不习惯的!干工地的活,比种庄稼容易……父亲总是这样,再艰难的事,也是轻描淡写。

父亲忽然问:家里的树发芽了吗?我支支吾吾。或许他忘了,家里的树都卖了,包括春天。父亲喃喃道:应该发了,这里的树都伸胳膊踢腿了。

我决定给父亲种棵树,帮他收留那渐渐老去的时光,让他轻易就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没有树的院落,就像没有父亲的家,空荡荡的。我发现时,父亲已老了。

父爱似泉

□卫宣利

父亲养了一窝鸡,每次我回家,先迎出来的,都是那群鸡。它们或在门口闲庭信步,或在柴火垛上引吭高歌,鸡屎拉得满地都是。我抱怨:“养这些东西干啥?家里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了!”父亲骄傲地说:“圈养的哪比得上散养的?这鸡吃的都是粮食和草。再过几个月,你就能吃上土鸡蛋了。”

果然,到现在,我已经吃了一年的土鸡蛋。隔些天,父亲还会提着宰杀好的鸡给我送来,让我煲汤。

父亲把房前屋后都种上了菜,我每次回去,黄瓜、豆角、番茄、韭菜都被他择得干干净净,码得整整齐齐,一箱箱地装起来,让我带回来。院子里的葡萄树也被他侍弄得繁盛而多产,每到秋天他都一遍遍地催我回去吃葡萄。

父亲坚持用他的方式养鸡种菜:鸡不喂饲料,菜上生了虫子也不打药,而是一只只地用镊子夹掉,从粪坑里提来臭烘烘的粪便给菜施肥,乐此不疲。似乎天底下只有他喂的鸡下的蛋最有营养,只有他种的豆和菜是纯天然绿色食品。

那次我在家住了一晚,第二天很早就听到院子里鸡飞狗跳,起床一看,父亲正在院子里捕杀那只大公鸡。他的头上沾着草末,气喘吁吁地说:“就它贪吃,杀了正好给你补补!”

我要走了,他忽然想起了什么,一边急急地叮嘱我先别走,一边爬上院墙边的一棵树。他双手攀住树枝,一只脚蹬着院墙,另一只脚蹬着树干,重重的身子艰难地往上挪移。那棵小树几乎承载不了他的重量,而他的手,正探向挂在树上的丝瓜。

我惊呆了,忘了要他小心,甚至忘了过去帮他扶住那棵摇晃的树,只眼睁睁地看着年近七旬的父亲,去摘丝瓜……

父亲抱着一堆丝瓜朝我走来,他的头发被树枝挂得乱糟糟的,白亮亮地刺着我的眼,我的泪再也忍不住……

我乡下的父亲,他老了。他没钱为我买贵重的东西,只把他的心揉碎了,埋进土地里,滋养着青菜玉米葡萄丝瓜,也滋养着我。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163.com
电话:65233686

父爱不老

□马亚伟

有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父亲坐在书房里靠窗那套软垫沙发上,两手捧着新沏的铁观音,白烟袅袅,半蒙住他那有风有霜的脸。沙发的蓝绒底子撒满翠绿竹叶,衬着窗外一丛幽篁,格外见出匠心。”看到这里,我的心蓦地一动:那一刻,父亲像安睡在作者目光中的孩子,那美好的画面,茶香般氤氲着。

我只记得看到孩子熟睡时,我才会有如此细腻的心思,静静地坐在孩子的小床前,看她鼻翼翕动,小眉头偶尔皱起,心里充满了一个母亲的喜悦。

孩子在我的前方,我一直注视着她,却很少回过头来,看一看我身后的父亲。正如父亲,他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我。父亲总喜欢把我的照片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,有几次,我要推门进屋时,见他正看着照片,我偷偷地笑了,悄悄地掩门退出。

长期以来,在我眼中,父亲高大而威严,似乎无所不能。我很少见到父亲慢下来的时候,他走路快,吃饭快,说话也快。他不能给我一个机会,让我凝望他。父亲像一个马不停蹄的斗士,在他的舞台上驰骋。我们住上了新房子,我穿上了漂亮的裙子,父亲满意地笑,然后继续他的奔忙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父亲做事的节奏慢了下来。我和他说话,他的反应也慢了半拍。那天,我看到,在老屋的小院里,父亲坐在廊前,午后亮白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,他目光深邃,黑而皱的脸看起来有些陌生。午后的蝉鸣里,所有的声响似乎都有惆怅的意味。寂静中,我躲在角落里凝望满脸沧桑的父亲,忽然有眼泪涌动:那个最爱我的人,老了!

我的孩子跑到父亲膝前,唧唧喳喳地说起来,祖孙俩的笑声把我刚才的惆怅一扫而光。父亲的表情又生动了,脸上的笑纹一层层漾开。一阵风吹过,小院里的杨树叶哗啦啦作响,仿佛朴素而熟悉的清唱。父亲在廊前微眯着眼睛,孩子活泼地跳上跳下。

真是岁月静好!

生命中,有一种爱,像蓝天一样辽阔、澄净,默默付出,从不奢求回报,更像一条小溪,总是在不经意间滋养着我们。父爱,就是这样一种爱。走过长长的岁月,蓦然回首,我们发现,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守护着。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!

——编者

父爱有声

□谢庆浩

江枫在一场意外中双眼失明,从此,陪伴他的只有无边的黑暗。

江枫是坚强的,他知道自己还年轻,以后的路还长着呢,他要做的,是一步一步适应这个没有了光明的世界。白天还好办,尽管什么也看不见,但他可以用耳朵去捕捉声音、感知世界。有人说话,江枫就知道四周还有人在,自己过得并不孤单。可是到了晚上,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,江枫一觉醒来,心里总觉得无比恐慌:眼睛看不见人,耳朵听不见声音,茫茫世界,似乎只剩下他一个人,这孤寂实在太难忍受了。恐慌中,江枫再也不能入睡,一直辗转第二天天亮,四周重又传来声音,他的恐慌才消失。

这一天半夜,江枫又醒了,正恐慌的时候,隔壁房间突然传来几声低沉的咳嗽,是父亲的声音,江枫的心一下就平静下来。原来,黑暗中的他不是孤单的,父亲就陪伴在身边,他很快就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起床后,父亲对江枫说:“我感冒了,咳嗽个不停,昨晚没有吵着你吧?”江枫忙说没事,叫父亲抓紧时间上医院看看,父亲轻描淡写地说:“小感冒,不要紧。”

父亲的感冒很快就好了,但从此落下轻咳的病根,多方求医也不见好转。在为父亲担心之余,江枫的心里也有一丝欣慰:每次半夜睡醒,听见父亲的轻咳声,他的心就能获得平静。

两年后,江枫接受了眼角膜移植手术,重见光明。出院的时候,他劝父亲一定得做个体检,咳嗽了两年,怕落下什么毛病。母亲笑了:“你爸哪有啥病呀,他听见你半夜翻来覆去的,怕你害怕,就故意咳嗽几声让你听……”

